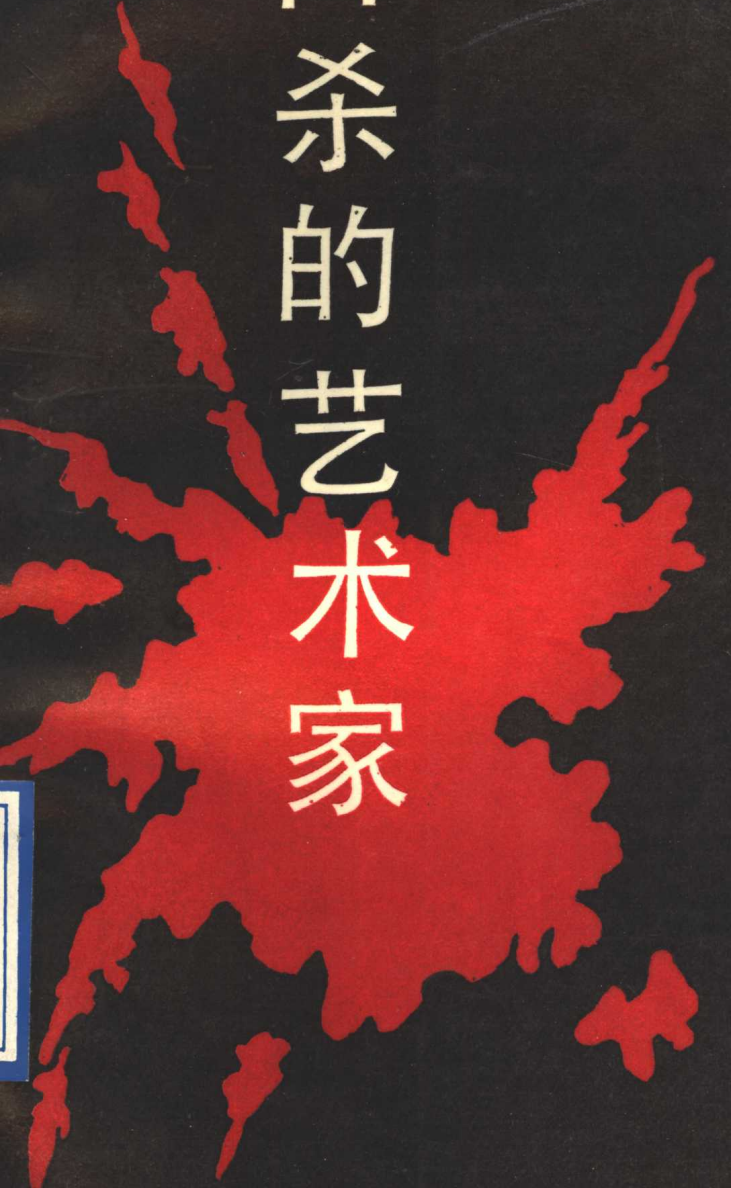


许明善

自杀的艺术家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自杀的艺术家

许明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(黑)新登字第7号

责任编辑：马合省

封面设计：欧阳安

自杀的艺术家

许明善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)

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6插页2·字数100,000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,107

ISBN 7-5317-0558-3/1·558 定价3.45元

目 录

阮玲玉.....	1
石 挥.....	13
邓 拓.....	22
老 舍.....	33
傅 雷.....	41
言慧珠.....	56
赵慧深.....	69
李再雯.....	74
严凤英.....	79
杨 朔.....	89
吴 晗.....	95
闻 捷.....	105
上官云珠.....	109
舒绣文.....	114
林 黛.....	120
乐 蒂.....	128

翁美玲.....	132
三 毛.....	142
凡 · 高.....	150
杰克 · 伦敦.....	159
海明威.....	165
玛丽莲 · 梦露.....	172
普拉斯.....	178
叶赛宁.....	182
马雅可夫斯基.....	191
法捷耶夫.....	197
茨威格.....	202
三岛由纪夫.....	204
川端康成.....	211

阮玲玉

(我国早期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)

【自杀原因】

忍受不了黑暗社会的迫害和不幸婚姻的痛苦及反动舆论的摧残。

【自杀时间】

1935年3月8日。

【自杀方式】

服毒。

【生平传略】

阮玲玉，原名阮玉英，祖籍广东省中山县，1910年4月26日生于上海。父亲是机器工人，由于贫病交加而过早去世。阮玲玉刚刚五岁，就随着母亲做佣工。稍大，进入上海崇德女子中学。她学习刻苦，成绩优秀，又十分喜爱文艺活动，在学校的游

艺会上，经常表演文艺节目。1926年，阮玲玉考入明星影片公司，开始了从影生涯。1927年，主演了她的第一部影片《挂名的夫妻》。后来，她转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，主演了《情欲宝鉴》等六部片子。1929年冬，她又转入联华影业公司，她主演的《故都春梦》获得成功，从而奠定了她电影演员的地位。

1932年“一·二八”战事后，由地下党电影小组领导的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开展。阮玲玉接受了左翼和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思想影响，加上内忧外患、多灾多难的现实生活，使她对黑暗的社会有了更真切的观察和体验。对所扮演的角色，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。她那严肃认真、刻苦钻研的创作态度，使她的表演艺术得到了很大提高，她的艺术生命也焕发出了新的光彩。

阮玲玉一生拍摄了二十九部影片，创造了旧中国各个社会阶层的妇女形象：封建礼教虐杀的寡妇、弱女，豪绅阔少玩弄的风尘女子，天真纯洁的小家碧玉，为争取婚姻自主而斗争的年轻姑娘，与劳动群众结合、为民族利益奋斗的先进女性。还塑造了老太婆，女学生，女作家，卖花女，交际花一系列银幕形象。她在表演艺术上，形成了自己的真挚、朴素、自然、清新的独特风格。她那饱满的激情，娴熟的表演技巧，使她达到了默片时代中国电影表演艺术的最高水平，深深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。她是当时拥有观众最多的一位电影表演艺术

家。

在阮玲玉所创造的角色中，那些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旧时代的牺牲者，在很大程度和许多方面暗合了她自己的生活遭际。

阮玲玉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。十六岁那年，她母亲恰好在早期武侠影星张慧冲家里帮工。他家的三弟达民在一次崇德女子学校的晚会上，看到了阮玲玉的演出，一下子就对她产生了好感。母亲感到女儿能嫁张家，这是再好不过的事，从此自己终身有靠，地位改变，因而自始至终热心地促成这件事。劝说女儿应允这件事。阮玲玉年轻幼稚，母命难违。她就这样轻易地、似懂非懂地将自己的命运和这位张少爷结合在一起。说是结婚，并无正式的婚姻仪式和手续；说是恋爱，又无真正一致的理想和爱情。这是买卖婚姻的一种新变种，是半封建、半殖民地时代婚姻的一种常见的现象。

阮玲玉婚后，对张达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张家的四兄弟中，长兄是武侠明星张慧冲，大嫂是电影明星徐素娥；二兄张慧民也是个武侠明星，二嫂是颇有声誉的电影明星吴素馨。这两位兄长都以拍武侠片出名，还开过影片公司，各有一套创业立命的本领。四弟虽年轻，也很努力，在静安寺路开设了一家卡尔生照相馆。四兄弟中，唯有老三张达民游手好闲，既无固定的职业，又不努力上进。阮玲玉曾试着以好言规劝：“你才二十三、四岁，前途无

量，总要有一固定安生的职业才好……”张达民起初和阮玲玉情意缠绵，听了妻子动情的规劝，还常有几分羞愧。只是时间一久，夫妻间的感情渐渐淡薄，他便把阮玲玉的话当耳边风了。后来，他不仅不听规劝，反而变本加厉地挥霍无度了。

阮玲玉进入电影界后，渐渐有了声誉和收入，张达民更是将她看作摇钱树，胃口越来越大，简直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。阮玲玉从影后，服饰精美了，交际也渐广，这都引起张达民的疑心和嫉妒。渐渐地，他们感情上的裂痕日益增多了。

正当阮玲玉的事业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时候，她的家庭生活却一步一步地走向痛苦的深渊。在阮玲玉往北平去拍摄《故都春梦》外景时，张达民便在上海尽情地嫖、赌，把家里的一万多元钱，全部嫖尽输光了。她回家后，和母亲一起对他好言相劝，张达民却拿出先前做主子的样子先吵后骂，甚至动手打了阮玲玉一个嘴巴。阮玲玉用手摸着疼痛的脸颊愣住了：从结婚到现在，夫妻间虽然吵吵闹闹，相互之间，总还有着一点起码的尊重。现今，张达民竟如此蛮横，摧残她的肉体，污辱她的人格！这还不算，张达民还当着阮玲玉的面，拉开架势要打她的母亲。从此，阮玲玉与张达民的感情彻底破裂，再也无法弥补了。阮玲玉忍无可忍，提出了离婚的要求。后经亲友调解，两人仍勉强住在一起。1932年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时，他们同赴香港，

阮玲玉介绍张达民在轮船上做事。同年4月，阮玲玉接“联华”电报，返沪拍《续故都春梦》。在这段时间内，她精神上卸下了一个不小的包袱，暂时摆脱了张达民的无理纠缠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个叫唐季珊的富商又闯入了她的生活。

唐季珊为了取得阮玲玉的信任，打的是一场迂回战、包围战。阮玲玉深爱相依为命的母亲和养女小玉，他就先取得了她们的欢心。他反复向阮玲玉表示：决不会象张达民那样对待她，也决不会象和张织云（被唐季珊遗弃的影星）那样与阮玲玉分离……唐季珊还为她解除了许多后顾之忧，当阮玲玉提到张达民的纠缠无理时，他完全表现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说：“这由我来对付！他对你有什么感情？在他眼里只有个‘钱’字，要钱，这还不容易！”“离了婚，再结婚，这在报纸上不是天天都有么？”于是，他们同居了。不久，流氓成性的唐季珊又与另一个红舞女暗中同居。对于阮玲玉来说，这一打击超过了张达民的堕落。

在以往，阮玲玉每当进入摄影场以前，就早已将角色准备好了。进入摄影场之后，她往往有意识地松散松散情绪，或一边看看小说、打打毛衣，或和蔼可亲地和人交谈着。可她在拍摄《新女性》时，却一反常态，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，情感完全沉醉在角色之中……她从自己的生活中，深深地体会到角色韦明的遭际是多么可悲。韦明可悲的经历，又

使她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痛苦的命运。她在这黑暗的社会中，也遇到了张达民、唐季珊之流的欺骗、压榨、凌辱……有时，她在想戏，简直分不清哪些是角色，哪些又是自己。影片中，除服用安眠药自杀的一场十分动情的戏外，还有韦明被送进医院在病床上的一场戏也很动情。阮玲玉在这两场戏时，泪如泉涌，摄影机停拍了，她还在哭泣。她很难平静下来。有一次，戏拍完了，她仍然躺在摄影场用来拍摄的床上，随手用白被单罩住自己的脸。她拿出手帕，捂住嘴，想控制自己的感情，可反而痛哭失声……作为演员，她演的既是角色，又是溶化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悲愤、痛苦，和对那个吃人的旧社会的控诉。一场戏拍摄下来，她的身体和神经几乎要震撼得支持不住了。全摄制组的工作人员，包括摄影师周达民，也象女主角一样，沉浸在一种悲愤而不能自拔的气氛里。他们默默地、轻轻地安排着工作。导演蔡楚生见阮玲玉在床上抽泣着，透过白被单的颤动，他似乎看到了阮玲玉因生活的积怨而满腔悲愤的一颗受伤的心！他想向她走去，脚又不由自主地停住了……他示意演员汤文绣（饰演韦明的姐姐）去劝慰阮玲玉后，自己缓缓地转身走去，他低下头，用手偷偷拭去眼中流出的泪痕。

《新女性》的拍摄，始于1934年底，完成于1935年初。旧历除夕的前夜，《新女性》首映于金城大戏院，获得成功。次日，许多报刊都对阮玲玉的新成

就作了热情的评价。然而，《新女性》的首映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原来，出席首映式的除各界进步人士外，还有一批黄色报刊记者。其中有个记者说，影片中的记者齐为德是影射他的，因此纠集一些同党，用大量恶毒的语言攻击编导和阮玲玉。他们连夜大写攻击文章，还向联华影业公司提出了三项所谓的“最后通牒”：一、登报向全国新闻记者道歉；二、保证以后不能再有同样事件发生；三、将《新女性》影片内有意侮辱新闻记者部分截去。这些连篇累牍的攻击文章，这种盗用新闻记者高尚名义发出的通牒之类，竟吓坏了“联华”的老板们，便答应所有无理的要求，并背着导演蔡楚生等主要创作人员公开登报道歉。一时间，内内外外翻卷起一股黑浪。然而，这并没有使蔡楚生屈服，阮玲玉也完全和蔡楚生采取一致的坚定态度。党组织的同志们及时写信支持他们。于是，那批黄色报刊记者在攻击中伤蔡楚生“恃宠而骄”的同时，又将攻击的锋芒集中指向了阮玲玉。

阮玲玉自从发现唐季珊对自己不忠之后，内心有着难以描述的痛苦。但她是一个有名望的女明星，在人前人后，仍保持正常的仪表。只是在无人独处时，或与了解其中衷肠的人相对时，才有一声长叹，继之两泪潜下。不久，她常常感到心中隐隐作痛……

正当阮玲玉备受欺凌、污辱之时，已与阮玲玉

解除婚约的张达民，于1934年底，也就是他与阮玲玉在1933年4月所定的二年约据快满期（由阮玲玉每月津贴他一百元，付到只剩五百元）的时候，借着想做生意的由头，派人来向阮玲玉借用一笔额外的钱。阮玲玉心中很明白：张达民坐吃山空，自己哪能当他终身的摇钱树？眼前，也绝不是一笔钱的问题。她拒绝了他的要求，只答应可以提前付清剩余的五百元。张达民见敲诈无门，于1935年2月忽然旧事重提，请律师向法院控诉阮唐通奸，伪造印章、文书等罪。张达民的这一行动，显然是有人幕后指使的。他诬告阮玲玉侵占罪，是想以刑事为要挟，来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。如果勒索不成，至少可以把阮玲玉拖上法庭出出洋相。

阮玲玉的住址在上海北四川路，大门临虹口公园，属于英租界。租界上的法院，虽也是按照中国法律办案，但有工部局、巡捕房。巡捕房有常设律师，对案件都是公开审判的。阮玲玉如到案受讯，不仅在马路上会有群众围观，到了法庭上也要站进竖立的木桶内……阮玲玉对这次去法庭受审的场面，一幕幕都形象地在头脑中出现，她想：那真是比死还难受。所以这次出庭开审，她称病未到，后法院改期3月9日开庭再审。

3月5日下午，阮玲玉带着矛盾的心情，到霞飞路联华分厂请假。她对黎明伟说：“我有充分的证据，可证明我无罪，不过报上登的太难听了。”她

又说：“还有马路上卖报的小孩，嘴里乱喊着什么，更叫我听了难堪。”“出庭我倒不怕，所怕的是刚逢着礼拜六，旁听的闲人一定特别多，那倒有些难为情。”阮玲玉深知自己在观众中是有影响的。由于这件讼案，不明真相的群众，莫不异常注意，听说竟有人于几日前，就到法院请领阮玲玉出审时的旁听证。她近日来，总暗自思忖：从《野草闲花》后，自己几乎都是在扮演使人同情的美好形象，如果这一次走上法庭，张达民将平日对自己所说的那些难以入耳的话骂将出来，我将何以见人？到那时，真可谓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了！

讼案在上海传开后，有些黄色小报为招徕生意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竟刊登了大字标题：《阮玲玉通奸记》。阮玲玉万分气愤、悲痛，曾对母亲说过：一个弱女人，始终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和工作，不是受丈夫的束缚，就是受社会上的诽谤。而眼前讼案又使自己誉丧名裂……有时想起《新女性》影片中的那个韦明受迫害而服毒自杀的情景就不寒而栗！

阮玲玉的这番话，使母亲听后心如刀绞，母亲联想到近来在清理女儿床铺时，常见枕上浸湿一大摊泪水，还不时见着在她的床侧枕边的剪刀、多量的安眠药片……母亲流着眼泪，看着相依为命的女儿，不知如何劝慰才好：“你可……千万将心放宽……”这些，曾引起母亲的警惕，也曾着意防范，可终于没有防范得住。

3月7日，阮玲玉吃过午饭后，到一家外国美容院烫发，还带着一瓶绿色的头油。晚上，阮玲玉应联华公司黎明伟之约赴宴，她穿上了盛装艳服，席间谈笑自若。她还对坐在就近的史东山嫣然一笑后，诚挚、亲切地说：“史导演，您以后有什么片子，我们合作拍摄一部吧！”当时，史东山很真诚、很迅速地回答说：“好，等有适合你演的角色，一定邀请。”此时，阮玲玉自杀念头已定，但她那颗热恋表演艺术的心，那颗赤诚的永远向所有角色敞开的心，使她见着导演竟下意识地，情不自禁地说出了以上的话。说时，她象平时每次接受新的角色那样兴奋，在心底燃烧起一股热流……继之，她冷静一想，心似乎急骤下降到了冰点——自己一切的一切将随生命逝去，为什么就忘不了去迎接新的角色？她似乎又觉得从心底猛然上升了一股使人窒息的凉气，鼻腔一酸，热泪满眶。但大家都在谈笑之中，未曾发觉。散席离去时，她又换了另一种情绪，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，吻了又吻黎铿的小弟弟黎锡，才姗姗出门。

当晚，阮玲玉临睡时要了一碗面。在她对面屋住的邻居，还见她的房间里灯光开得很亮很亮，阮玲玉曾一人在房中来回低头走动。入睡后，阮母从她房中听见了一声尖叫。当唐季珊急着去喊叫阮玲玉的母亲时，阮玲玉已不省人事了。他们发现她服了三瓶安眠药，留下遗书两封。于是急忙将阮玲

玉送往北四川路福民医院求治，时为3月8日晨4时左右。唐季珊抱着阮玲玉，阮母进去求医。值班的瞧见阮母装束类似女佣人，以傲然无情的态度回答说：“没有医生，到别的医院去看吧！”阮母再想哀求，值班者已闭目在椅中假睡了。据此情况，唐季珊原本可以入内再次申诉阮之病情严重，请求医治，但唐此时的私心占了上风：阮玲玉自杀的事闹了开去，必将对自己不利，还是转回家中求医为好。到了家中，他们请了西医陈继尧等三人先后诊治，无奈阮玲玉因受毒过重，须施用大手术，于是又转送西蒲石路中西疗养院，此时已延至8日晨10时许。在去医院的汽车中，阮玲玉还有轻微的呻吟，阮母、小玉和唐季珊在一边连连呼唤她时，阮玲玉又处于昏迷状态。到中西医院，住进205号房间，终因回春乏术，药物失灵，延至下午6时38分，阮玲玉才含恨气绝。

阮玲玉从银幕悲剧的主演者，变成了人生悲剧的主人公。是万恶的旧社会、旧礼教虐杀女性的铁证，同时也说明她的思想性格过于幼稚、软弱，以致酿成千古恨事，实在令人惋惜！

1935年3月11日，在上海通往万国殡仪馆的胶州路上和沿着墓地联义山庄的途中，男男女女，络绎不绝。他们如同失去亲人一般，唏嘘饮泣，沉痛悲愤，徘徊凭吊，终日不散。阮玲玉以其卓越的表演才能，打动了千百万观众的心灵。人民含悲凭吊，

不仅表达了对阮玲玉的惋惜，也是对进步的电影事业的积极支持，而且也表示了对迫害阮玲玉致死的黑暗社会、反动势力极大的愤慨和抗议。